

門半徐霞村沢

近代西班牙小說選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門半徐霞村記

徐霞村先生遺稿



上海書店出版社

西班牙小說選

鬥牛

徐霞村譯

上海春潮書局發行

前 記

要在這樣一個狹小的篇幅裏把近代西班牙的小說一斑介紹給中國讀者是一件很難的事。第一，西班牙的文壇現在正是大刀闊斧的時代，作家們都不大寫短篇的東西。第二，在我們這些不能直接讀原文的人，材料的來源自然就不得不靠諸英法文的譯本，而一般包攬在‘近代’兩個字中的西班牙作家，除了伊班·涅茲之外，又因為地方色彩太複雜的關係，英法的學者對他們多所隔膜，很少系統的翻譯。這四篇小說在藝術上我個人並不十分滿意，但是因為牠們的作

者都是一八九八年以後的代表作家的緣故，只好勉強把牠們譯過來。好在西班牙的新文學只有三十年的歷史，一般作家的工夫多半消耗於傳統觀念的反抗和新文體的建設，我們也不必對他們有什麼過大的奢求。現在就讓我把這四個作家的略傳說幾句吧。

阿左林(Azorin)是‘一八九八派’的新文學的領袖之一，也是在我們所選的這四個人中在藝術上最成熟的一個。他生於一八七六年，真名叫 José Martínez Ruiz 他在近代西班牙文學史上的最大的貢獻是他的散文。脫開老加斯底(Castile)的文體，他創始用一副清淡，自由，簡潔，新鮮，而且詳細的筆法來描寫事物。他的小說和隨筆都以分析西班牙平民生活和自然界為題材；沒有結構，但是每篇都充滿餘味，頗似東方作品。出名的有 *La Voluntad*, *Don Juan*, *Espana* 等集。

烏納木諾(Miguel de Unamuno)以一八六四年生於比爾巴歐(Bilbao)，也是，‘一八九八派’領袖之

一。他是個極端的自我主義者，在西班牙文壇以古怪的思想獨樹一幟。他的教訓是：‘不要跟隨我或任何人；一切由自己去想，要忠實，要獨創。’因此他使用這種哲學攻擊社會上的一切傳統，抽象，平庸，狹窄，畏縮和無生氣。他的話有時的確不免淺薄可笑，但在近代西班牙那樣的頹廢的社會中卻仍不失為一副興奮劑。他在小說方面的名聲多半繫於他的初期作品 *Paz en la Guerra*，近作則有 *Niebla*，*Abel Sánchez*，*La Tia* 及一部短篇小說集。

比貢 (*Jacinto Octavio Picon*) 在這裏可以代表近代西班牙的自然主義派，雖然他那古典的正統的文體有時給人以不大逼真的印象。他以一八五二年生於馬德里 (*Madrid*)，所以他的小說也多以這城為背景。短篇小說是他的比較得意的形式，寫得好的有 *I ázaro* 和 *Juan Vulgar* 兩篇；此外長篇 *Dulce Y Sabrosa* 也頗為人所知。死於一九二三。

達理歐 (*Ruben Dario*) 生於一八六七，死於一

九一六。他的生地本爲南美尼加拉瓜 (Nicaragua) 後來才來到西班牙。他是西班牙的第一個現代派的詩人。他的詩集 *Azul* 的出版(一八八八)使當時的腐朽的詩壇開始注意到象徵派和頹廢派的理論，採用新的音節，改變寬泛的取材。他的詩是生動而富於音樂；他的小說有一種西班牙特有的美麗。

以上不過逆着年代的次序把這四個作家的略傳說一說，至於近代西班牙文學的詳細的介紹，我不久將有文在別處發表；這裏恕不復贅。

一九二八，十二，上海。

目 次

前記.....	1
鬥牛(阿左林著).....	1
十足的男子(烏納莫著).....	9
威脅(比貢著).....	89
箱子(達理歐著).....	101

鬥牛

阿左林 著

當我走進他們的家時，一條狗開始吠了。

“躺下，加泳！”依沙貝爾夫人命令說。

“下午好，依沙貝爾夫人，”我向她招呼。“多馬斯先生怎麼樣？他已經出門了嗎？”

那條狗走到我的身旁。低着頭，發着模糊的吼聲。一個聲音從書齋裏叫道：“是你嗎，阿左林？進來，進來。”

我走進書齋。多馬斯先生正立在一張椅子上，兩手在一個櫥頂上伸着，櫥頂上堆着八九頂帽子。多馬斯先生從中取下一頂來；接着便一頂一頂地把牠們都取下來。

“我要在這上面找一頂帽子，”他解釋說。

“可是這都是禮帽呀，”我很注意地望着牠們回答。

“是的，牠們都是禮帽。我在找一頂寬邊的帽子，我記得牠就在這裏。”

“這些帽子都是你的嗎？”

“是的，牠們都是我的，我一生的歷史就在這裏，”

“那麼從前你想必也曾做過執袴公子吧，”

“在那些年頭你的確能夠穿得非常講究。”他說，“但目下却沒有一個成衣匠會裁這樣的衣服了。”

多馬斯先生從一個帽盒裏取出一頂寬邊的帽子。“你看見這頂帽子沒有？”他問。“我曾戴牠去赴盧

麥人們那年在喜劇院開的大會……”

他想了一會，便向我問：“你還記得盧麥人們在喜劇院開大會是在哪年嗎，阿左林？”

“我不敢一定，多馬斯先生，我想大概是在一八九八吧。”

“你敢一定嗎？牠不是在那巴西龍納地方的博覽會以前嗎？”

提到博覽會，多馬斯先生從另一個盒子裏又取出一頂帽子。

“這就是我在巴西龍納大會中所戴的”他說。

“家裏有這樣多的帽子，你為什麼每次還要買些新的呢？”

“讓我告訴你為什麼，”他回答。“我是不時地要到馬得里去的。當我到了那裏，我總要買一頂帽子戴着回來。到下次我去的時候，式樣又變了，於是我又不得不買一頂新的。”

多馬斯先生從另一個帽盒裏取出另一頂帽子。

“這一頂”他把牠拿到亮處說，“現在還可以戴，我是爲上次我們在捷阿雷所開的大會買的牠……”

他想了一會：“你還記得捷阿雷大會是在哪年嗎阿左林？”

“不十分記得，多馬斯先生，但我想總在一九〇〇或一八九九這兩年之間。”

“不是，不是！一定比那早。我那時所穿的上衣大概還在這裏。”

多馬斯先生打開一個衣櫥，開始在那些上衣，褲子，大衣，背心中翻起來了。依沙貝爾夫人立在門口了。

“喂，多馬斯，”她喊，“快晚了……”

多馬斯先生轉過身來，肩膀上搭着一件燕尾服。“來了！馬上就來了！”多馬斯先生喊，“人人都收拾好了嗎？如果今天下午下大雨就糟了。”

當多馬斯先生慌忙地戴上一頂白帽子，我們走進甬道時，我們便聽見一陣絲綢的沙沙聲，一陣極有

節奏的鞋底聲，一聲輕微的咳嗽。幽尼達活潑而且興高采烈地走出來了。她帶着一條白色的頭巾，手裏拿着些石竹花。

“媽！”幽尼達叫了依沙貝爾夫人一聲，又突然停住了，彷彿找不出她要說什麼話似的。幽尼達的臉好像一個蛋圓的，柔軟的橄欖，帶着一種古銅似的光輝——一種在深色女人的皮膚上少見的，見了就要使人驚異的古銅似的光輝。

幽尼達的兩眼是又大又黑；從牠們裏面耀出一股神秘之火，熊熊地燃一閃，接着便忽然息滅。她的嘴唇是豐滿而且紅潤。她的兩腳是纖小，細長，而且彎曲，從高而窄的鞋底上轉下柔和的曲線；薄薄的絲襪露出那淡紅色的皮膚。那掛在額角的美麗如絲的黑髮——再加上這一筆，她的畫像就可以完成了一——正和那琥珀色的皮膚襯得非常調和。就是一個專畫西班牙風物的畫家都不能說這畫得不對。

“媽！”幽尼達又問，把石竹花拿給依沙貝爾夫人

看。雷聲沉悶而且遙遠地響了。

“是打雷嗎？”依沙貝爾夫人問。

“我恐怕今天免不了要下大雨吧，”多馬斯先生說。

幽尼達這時似乎已經不耐煩而且神經質了，第三次問：“媽，我怎樣帶這石竹花呀？”

“書記說，可以把牠們帶住頭髮上和衣襟上，”依沙貝爾夫人微笑着回答。

“對了，對了！”幽尼達高興地大笑了，她的胸前的曲線輕微地起落着。

“什麼書記？”我問。

“時裝雜誌的書記。訂戶們有事可以問她，她答覆她們一切問題。”

“我給你看！”幽尼達說。帶着一個快的動作，一陣絲綢的沙沙聲，一陣有節奏的鞋底聲，她跑了進去，接着不大工夫她又手裏拿着一本雜誌跑回來。

“我們問她赴鬥牛會時石竹花應該怎樣帶，”依

沙貝爾夫人告訴我說。

“她便回答說，”幽尼達接着說：“石竹花可以帶在頭髮上；再不然就得繫在衣襟上。這種石竹花多半是紅的，但白的自然也可以用。這兩個顏色可以做出一個很好看的反照。”

“我們接到答覆，”多馬斯先生加上說，用他的手杖在地板上敲了幾下。

天色漸黑了；雷又打起來了，巨響驚人。

“大雨來了，”多馬斯先生斷定說。

我們大家都愕然無聲；我們從門口向那鉛色的天空窺望。一輛四輪馬車——一輛那種笨重的，舊式舒服的鄉下四輪馬車——在門口停住了。

“拉芒，”多馬斯先生喚那個趕車的僕人，“拉芒，你看天氣怎麼樣？我們今天下午會挨淋嗎？”

拉芒微笑着回答：“有點像吧，老爺！”

電光極快地閃着，雷帶一種可怕的乾聲劈着。大而密的雨點開始落下來了。在會場那邊，人們這時恐

怕都在虛驚地跑着，慌忙地支起他們的傘吧。

十足的男子

烏納莫著

鳩利的出衆的美麗在南娜達古城附近幾乎是遠近皆知了；鳩利可以說是這城裏的一件公有物，是這都會的建築上的寶藏之外的一件特有的名勝，新鮮而充滿生命。“我要到南娜達去，”人們常說，“去看教堂和鳩利·嚴耐茲。”在這位美麗的女子的眼睛深處似乎存着一種未來的悲劇的預兆。她的舉止使望着她的人充滿一種不安。當老人們看見她獨自走過，引